



名家寄小读者

# 向常识的求知

——张承志寄小读者

张承志 著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名家寄小读者

张承志著

# 向常识的求知

——张承志寄小读者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寄小读者/张承志著.--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8  
(名家寄小读者)  
ISBN978-7-5391-6690-2

I.①向… II.①张…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4334号

向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寄小读者

张承志 / 著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文 欢 李一意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35千

书 号 ISBN978-7-5391-6690-2

定 价 28.00元

赣版登字—04—2011—30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0791-6524997

# 目 录

## 1..出版缘起

## 3..序

5...桃花面片

8...听人读书

14...你的家：Yuyingiz

19...粗饮茶

30...小寨新年

39...老友重逢

44...北庄的雪景

50...西海与东乌

59...雄鹰飞过

64...汉家寨

69...勾勒草地《十张画》

81...天道立秋



85...生若直木

87...悼易水

90...油菜花

95...向常识的求知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0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99...大河家

103...雪中六盘

106...夏台小忆

109...白钢琴

115...自由的街巷

122...两度羊肠坂

135...哦，神圣的树

146...荒芜英雄路

154...你的微笑

159...看那头不屈的雄狮

165...凝固火焰

175...最净的水

180...沙漠中的唯美

185...噢，迪丽拜尔

193...绿夜

207...白泉

221...阿勒克足球

## 出版缘起

1923年7月，冰心老人的散文名篇《寄小读者》诞生，此文既是冰心老人早期的散文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代表作，冰心老人也由此成为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人。

本书系正是借“寄小读者”这个光彩夺目的题目，再冠以“名家”二字，组合成“名家寄小读者”，以打造出一个具有品牌效应的青少年文学书系。我们出版此书系，旨在把当代优秀的名家作品推荐给少年读者们。

我们所选择的这些知名作家或学者，其作品在华语区域内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们知识渊博、生活阅历丰富，作品扎实且题材广泛，不仅为普通读者所喜爱，有些作品也被收录于中小學生语文课本或课外辅导书，因此被“小读者”及老师和家长们所熟知和喜爱。我们知道，这样的作家作品，往往有着独到的思想火花和人生体悟，能提供



给读者更加广泛的阅读和想象空间，这也正是一个优秀作家的魅力所在。

虽然这些作家在小读者眼中都是当之无愧的“名家”，但是在我们为小读者选取的作品中却没有名家师长的道理说教，也没有高深、晦涩的学问经，有的只是对小读者的殷殷寄语，以平等的身份与小读者们分享自己的生活感受。

每个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一个追梦者，对人生和未来有着无数的美丽憧憬，而文字，无疑是最能扇动他们幻想翅膀的有力之风。如果没有文学的构织，那么孩子们的梦境无疑是苍白而乏味的。

世纪老人冰心一生都非常爱小孩，把小孩看做“最神圣的人”，同时也成为了小读者们的知心朋友。她曾写过“游人不解春何在，只拣儿童多处行。”的诗句，这仿佛是在提醒我们出版人，小读者们的需求是我们永远努力的方向。

希望这套“名家寄小读者”书系能成为小读者们的好伙伴。

## 代序

我曾在蒙古草原的纵深处生活了很久。帽沿朝后，衣袍稀烂，歪骑着马，一年洗一次澡。所以我编了一个准蒙古式的民间故事来形容我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方式：

一个放羊小孩，也许是因为忍受不住心里的冲动吧，他朝一座神秘的高高铁门掷出了手里的羊鞭。铁门隆隆开启，小孩走了进去。

而眼前绵延着炎热的沙漠、冰封的雪山和丛生的荆棘，小孩害怕了。但铁门早已闭拢。他只能迟疑举步，踏上崎岖的小径。他走着，想起自己的那一小群羊和温暖的家，眼里涌出了泪。

可能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与文学相遇的形式吧！我们都不假思索地投出了自己心爱的羊鞭，而并未真正洞彻这一举动的含义。

文学，多么神圣和激动人心的字眼儿！我不相信你能找到任何一个领域、职业或者专业能像文学这样；既能尽力创造，又能诉说内心；既能有益于人，又使自己日趋美好；既能最大限度地摆脱干扰、束缚和限制，并满足自己的事业心、责任感，又能最大限度地以个人之力摧枯拉朽、赞美颂新了。或者正是我们承受着的一切，包括特定的时代、环境、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造成了我们今天这种简直可称做“畸形”（褒义！）繁荣的文学局面。

我无法忘却我在生活道路上结识的那许许多多的，遍布在我喜爱





的北方广袤大地上，也许语言种族各异而命运相同的人们。尽管我希望告别抒情、使冰山只露出一点在水面；尽管我也许会使笔触变得愈来愈冷峻；尽管我可能刻画这片大地的荒莽并真实地表现这里的苍凉与阴暗——我仍牢牢地记着和怀念他们那动人的美。我心底的感情将永远献给他们。我特别铭记着在我年轻时给予过我关键的扶助、温暖和影响的几位老母亲。所以每当我听到佐田的《无缘坂》时，便总是仿佛看见她们——那蒙古族的额吉、哈萨克族的切夏、回族的妈妈，看见她们正默默地在那条漫长的长坂上缓缓前行，并耗尽着她们微小平凡的一生。

于是我写道：

我是她们的儿子。现在已经轮到我去攀登这长长的上坡。再苦我也能忍受的，因为我脚踏着母亲的人生。

文学正慢慢向我展示出它无垠无际、神秘博大的领域。只拎着根用皮条木棍绑成的鞭子来敲文学之门，简直是开玩笑。对艺术规律带来的惩罚，我寸心自知。我很迟地明白了：何止是思想内容，即便是艺术上（包括艺术形式）的缺残，都能使作品丧失生命。我愈来愈感到那牧羊孩子式的锐气和热情的微渺。我已经开始注意调动一切手段来滋养自己，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表现能力，但成效甚微。我非常担心这是一种气质、眼光和学习方法上的局限。

那误入神秘世界的牧羊小孩还是向前走下去了，并且开始了他新的人生。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把这集子定性为“寄小读者”，那么，我希望小读者们喜欢。

张承志

2011.9

## 桃花面片



从庄子外奔波了一日归来，扑掸掉衣上鞋上的浮尘、收拾罢周身杂事、讨水洗净了手，我常在高房上歇息一下精神，或顺手记下几笔听来的学问。那时大人们一溜烟不知都躲到哪搭走了，屋里只剩下我。最小的满拉进屋来捅开炉子，炖上罐罐茶。我一头划拉罢最末几个字，一头随口打问些他学习的细节。

冬日的下午，静寂而温热。窗外那旱透的山梁，近几日呈着淡白色。已经旱了几年？数数大约从 1996 年以后就没有什么收成。今年一样不祥的晴空，蓝晃晃的看不见一丁点雪的音信。去年无雪，今年无雪，明年还是没有雪吧，我好奇农民们的态度；我总想探测——他们忍受灾难的限度。

满拉把茶杯斟满。我问：“你姐姐呢？”

他答：“做饭哩。”

我把杯子端起趿鞋下炕：“走，下去看看。”

若说起过去的西海固，灶房是女人的秘界，外人男子是不得进去的。客来了，正房坐下。饭熟了，有丈夫儿子端过来。通常是丈夫在炕



上站着伺候，一边连声对着炕桌催着客人快吃，一边伸手隔着门帘接过托盘奉上。

如今山区甚至半个北方仍然一样，妇人不见男客，叔伯不进灶房。忆起上世纪80年代的下乡日子，最初我只看见饭菜在那片神秘的门帘子两边传递，却看不见给我擀出细细的清袖长面的“娃他妈”。

俱往矣。我早凭我在穷乡僻壤结交百姓的本领，突破了封建门帘，自由地出入于灶房。屈指近二十年的磨砺验证，使得一扇扇农户的柴扉对我敞开，也使一个个农民的家人认清了我自己人的记号。妻女不再回避，灶房由我进出。我来时，女儿们便回娘家帮厨，小满拉也请了假跟随，娃他妈常和娃他父亲一搭，和我商议家务到深夜。

一步跳过了这深沟隔阂，心里常觉得往事如烟。一切的变移，一切的飞跃都是在默无声息之中完成的——如今有谁看得出，我们这乐陶陶的一家，藏着怎样丰富沉重的心事？

——端着茶杯，靠着女子屋里炕上的被褥，我恍然陷入了如上的遐思。

她们正和着面，准备给我揪面片。

原想说我不饿，一想又没开口。

当年四岁的、在罕见的大雪中冻得两腮通红的桃花，如今已出落成一个漂亮勤快的姑娘。她没有宣布，但全面接手了做饭的职责。冬天灶房太冷，男孩都打工兰州，一家的饭，就都在她的屋里做。我来后，做饭次数骤然增加，烧得屋子暖暖的，于是一家人便更挤在这屋闲聊扯磨。

那时她赤着脚，在飞舞的雪花中睁大着黑黑的眼睛。破棉絮从红花袄的肘上襟上露出来，一只粗瓷大碗被小手吃力地捧住。想着不禁又一阵心疼。

“巴巴，您笑啥呢？”突然，我看见桃花大眼睛闪闪地正望着我。锅已经哒哒地滚开，她连同从姐姐婆家来浪亲戚的孩儿，正左右开弓地对

准了锅，嗖嗖地揪着面片。

“笑你两个穿一样的红，又叫一样的名，”我忙答道。来到她嫂子家串门的女孩儿也叫桃花，又灵巧又懂事。赶上我招来的乱，不但没有怨言，她还一天到晚跟着担水做饭。

两个女子高兴得美滋滋的，嗖嗖地揪面片雨点般飞向汤锅。我和她们扯着闲磨，舒服地靠着被垛。这些年西海固连连苦旱，有些年甚至绝产不见颗粒。但是农民们知道救助自己的只有自己的两只手；所以家家开荒，户户打工，不少人还在地球的温暖化灾害中开始改种冬麦——于是年年难过年年过，如今虽然吃的是1996年的麦子，但是油香水饺米饭面片，光阴居然在和大自然的攻防拉锯中，一年年地改善了。

喏，桌上不是摆着彩电。只是没人看它；一家人喜欢热腾腾地挤在炕上炕下，享受一个无人打搅。我又一阵阵陷入遐思，当年雪地里那小女孩的形象总是幻现浮出。门推开，娃他父亲进来了，娃他妈相跟着。最小的满拉给我的杯子里又斟了一回水。“这屋好！冬天这屋暖和！……”娃他父亲自赞自叹。娃他妈看他一眼笑一笑，完全是听天由命的神情。

两个桃花并肩站着，一色的红外套，一样的粗辫子。交叉飞着两条线的面片片，串连着我的心绪，消失在蒸汽弥漫的锅里。饭熟了，这一个桃花精心地盛了一个满碗，那一个桃花双手地端了敬给巴巴——我忙示意要让一让娃他父亲，结果娃他父亲率领着小满拉，正对着我道开了赛俩目。我使筷子拨了一下，吹吹热气，夹起一块洋芋吃下，再扒了两口面。香香的滚烫，一下子穿透了肚肠。



## 听人读书



有两件杯水车薪的小事，总想把它们记下备忘。其实备忘是不必的，因为已经顽固不弃地把它们忆了这么久，记之纸笔毕竟还是因为感动——哪怕周围写大潮大势的多么热闹，我还是更重视自己这种真实的小小感情。

都是听孩子念书。

地隔千里：一处是北国边界乌珠穆沁草地，一处是贫瘠之冠的宁夏山区小村。

在内蒙插队到了那个年头，知识青年们的心已经散了。走后门当兵的第一股浪头打散了知识青年的决心，人的本质二十年一次地、突兀地出现在我们中间。

那时候，我们汗乌拉队的知识青年心气尚未磨褪，我们激烈地争论了几天，一个口号出现了：“在根本利益上为牧民服务”。在这个口号之下，具有永久性利益的一些公益事业，比如小学的创办，中草药房及诊所的创办，还有原先也一直干着的盖定居点房屋、打深水井，就都落到了我们知识青年手里。

我因为这么一个不通顺的口号，懵懵懂懂地被安上民办汗乌拉小学教师的名字，给塞进了一群孩子当中。

不再重复那些艰难的故事了。

总之，不是讲给别人和历史，只是应该告诉自己的惟一一句话是：我和一群衣衫褴褛的蒙古娃娃一起，给自己生涯筑起了最重大的基础。

亘古以来，这片草原上第一次出现了朗朗书声。

那天的我二十一岁。经过一冬的折磨后，我的皮袍子烂得满是翻出羊毛的洞。被一些老太婆啧啧叹息时，那时的我懂过穷人的害羞是怎么回事。这和日后我见过的一位要人公子（当然他们是应该当第×梯队再当部长省长的）下乡前忙着借一件旧衣服以求不脱离群众——完全不像一个人世的事。那天我费了半天劲总算把蒙文字母的第一行“查干讨勒盖”讲完，然后我下令齐读。在我用拆下套马竿梢尖充当的教鞭指点下，感人肺腑的奇迹出现了。那天一直到散学好久我都觉得胸膛震响，此刻——二十年后的此刻我写到这里，又觉得那清脆的雷在心里升起了。

那就叫“朗朗书声”。二十来个蒙古儿童大睁着清澈惊异的眼睛，竭尽全力地齐齐喊着音节表。

“啊！哦！咿！噢！喔！……”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对我读书，那些齐齐喊出的音节金钟般撞着我的心。后来听说过当今练气功的有一手灌丹田气，用体育手榴弹八方击小腹并且憋出怪声。我想我的丹田气是由一群童男童女相围，以春季雪水浸泡大地百草生出清香之气，再由万里扫荡的长风挟幼童初声和草原初绿，徐徐汇集，猛然击入，进入我的身心丹田的。确实常常有非分的、对于自己生命的奇怪体会——我总是觉得万事只遗憾于时间太少和时机不适；至于原力，至于我这条生命的可能性，在此我能找到合适的比喻了：至今为止我全部劳作消耗的生命原力，顶多只相当那天孩子们



三次喊声击入的能量。

然而那一天我如醉如痴，我木然端坐，襟前是蜿蜒不尽的乃林戈壁，背枕是雄视草海的汗乌拉峰。齐齐发出的一声声喊，清脆炸响的一声声雷，在那一天久久持续着，直至水草苍茫，大漠日沉。

那样的事我以为此生不会再有了，谁想到今年在西海固又发生了一次。

晚饭后，下了土炕无所事事。尔撒儿正在掏炉炖耀罐，我随口问：尔撒儿，今天书带回来没有？

带回来了，他紧张又稍显惊惶地眨着一对活脱一个漂亮小姑娘的大眼。

来吵！我一屁股坐下，心里懒懒地把二郎腿一支：今夜晚就给巴巴念！

尔撒儿迟疑着。

今天走笔随心写着，我忽然猜想当时尔撒儿也许是要随他们回民小学的哪条规矩吧，不然迟疑着等什么。汗乌拉小学的往事太远了，我实在猜不出一位考学生的老师该怎样摆个架势。

念吵，我命令道，心里像门外的裸秃野山一样茫茫然地，说不出有个什么一定的意思。

一九八四年冬天我第一次结识这家回民。由于对清政府等官家的仇恨（鬼话？），我们的感情急剧深了起来。贫瘠的不毛荒山默默地永恒地挑拨着反抗的欲望，他们的穷苦生活使我每天都觉得刷新着对世界的认识。

我偏激起来。这在高中一年级入团时支部鉴定（也许那是我接受的最后一次鉴定了）上缺点栏中写道：思想方法偏激。我不明白当时团支部的哈红星（他后来也是饱经沧桑）如何有这样的透视力——其实我以全身心偏激地爱憎的时刻，只是在一九八四年的这个岁末才到来。从那以后，我猜我这个人是不会和显贵达官、永远不会和侮辱底层民众

的势力妥协了。

我怒冲冲地吼着骂着，在这间穷乡僻壤的黄泥庄户里发号施令，满足着自己关于一名义军将领的幻想：

娘的给老子念书！不许等小的长大再念，老子要这个大的立时就念！我母亲当年穷都穷死了也供老子念到硕士！叫尔撒儿念！叫海称儿念！你一辈子就后悔着没读个书？那你还挡着娃们不叫念！……

乱吼一通，今天静静回味也许并没有真的动真格的。城里人，笔杆人，说上几句当然很便宜。

第二年我来时，碎娃娃们仍然在门口混耍。大儿子尔撒儿和大女儿海称儿，却都不见了真念了书。那时听腻了的是两个娃怎么怎么笨，怎么“怕是念不成哩。”

我没有太关心。

我那时仍然为一些重大的秘密事激动着，沉身那些深潭里，每天不厌其烦地朝农民们打听细节琐碎。

说到孩子，尽管尔撒儿美得赛过漂亮姑娘，尽管海称儿白嫩得气死一切化妆品的卖主买主，我那时比较喜欢的是小女儿桃花。桃花使我联想自己的孩子。她可爱的画中娃一般的苹果脸蛋，总使我沉耽于一些小天使、令人激动的图画之类。我曾精心拍过小桃花的肖像；也曾多少带着表演的严肃，拍过一张把桃花紧抱在肩头的自己的像——拍那张时，我心里想的是苏联纪念卫国战争的一座雕塑：一个披斗篷握长剑的红军战士屹立着，把一个小女孩紧搂在肩头。

至于上学，两三年里我接受了农民的观点——宁无文化，也不能无伊玛尼。中国回族知识分子和干部们有一种口头禅，就像前述的我自己一样，喜欢廉价地议论回民教育。而广大回民区的老人们却多是笑而不答。

后来我听到了这种绝对非二十世纪的落后观点：书嘛念上些好是好





哩，怕的是念得不认得主哩。念书走给的不是没见过哩：念得狠的坐了个帆布篷（指吉普车），念得日囊的骑着个丁零零（指自行车）——可有哪一个里里外外是个穆民呢？哪一位你敢指望他维护住祖祖辈辈的教门哩？咱家没下场吵，不求那些个虚光的事情。咱家养下的娃，哪怕他大字不识一个，但若他守住个念想不坏了伊玛尼，到了末日，拉上那些帆布篷坐下的、丁零零骑下的比给一比——谁在那时辰是个凄惶呢？

这是中国穆斯林反抗汉文明孔孟之道异化的一步绝路。我在游荡遍了大西北的州府山川后，在这样的观点面前不由得默然了。真的，宁愿落伍时代千年百年，也要坚守心中的伊玛尼（信仰）——难道这不是一条永恒的真理吗？

今年春天去时，家里正忙着种豆子。女孩子毕竟薄命——海称儿已经辍学许久，每天灶房内外地操劳，俨然待嫁了。我稍稍留心一下，才知道桃花虽然倚着门朝我调皮地歪头不语，却已经上了学了。我听说这几日她在家是因为我来了不肯上学：家里大人们也依了她，——就随口说，明天打发娃上学走吵，别耽搁下。我记得自己信口授声，心不在焉。第二天，一直在院里晃闪的桃花不见了。

庄户外面，荒山野谷依旧那样四合着，一如去年的疮痍满目。

尔撒儿怯生生递过书：巴，这不是课本。我翻翻，是编得愈来愈他妈的深奥的四年级阅读教材。

“念这个，尔撒儿。”我翻了一篇《皂荚树》，然后坐得舒服些。

就这样我重逢了久别忘尽的朗朗读书声。像久旱的芜草突然浇上一场淋漓的雨水，我怔怔听着，觉得心给浸泡得精湿。

尔撒儿没有上一年级，据说基础不好不会汉语拼音。他读书时大有边地乡塾的气派味道，抑扬顿挫，西海固腔里攀咬着普通话的发音。皂荚树如何大公无私，如何遮荫挡雨又给孩子们以洗濯之便，引申乡村娃娃们对皂荚牺牲的礼赞——我听着觉得如听天书。哪怕悲怆的景色怎样